阎连科注

一次相亲

一个孩子从不吃饭而长大是桩奇怪的事；一个人不经男女而成

熟，也是一桩奇怪的事。

一九八二年底，我轰的一声提干了。一九八三年春，二十五岁

的我，窃喜骄傲着回家去相对象了。因为提干再也不是士兵着，再也

不打算回到那个村庄与父老风雨同舟、共赴春秋了，于是有一种逆子

感。有一种自己是土地的不肖子孙那感觉。因此不愿对人说我在军队

已是军官了。不愿在村街上公然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就那么怀揣着

捡了命运钱包那隐秘，回到家一一那个父母亲用他们毕生之心血，为

我们兄弟姐妹盖起的瓦房小院内，兴奋并愉悦，却又故意在饭时诉说

一些在部队的不易和辛劳。到饭后，在十五瓦灯泡的光耀下，一家人

商量了明天就要如期而至的相亲与郑重，分工了姐姐明天一早要把屋

里屋外扫一遍，母亲一早要买菜和打肉，中午给我的对象做肉丝捞面

02

条。而父亲——母亲分给他的任务是，太阳出来村庄暖和了，他就躲

到我家房后小院的日光下，勿动弹，晒暖儿，甭让我的对象看见他是

一个病瘠人，一动身子就咳咳咳，吐痰常常会一连不绝大半天。

父亲欣然应允了这分配，兴奋地说这顾虑他早就思想了。早就准

备连科相对象时他就躲起来，不让人家姑娘发现他是常年有病的人。

如同一场必要赢下的战争样，虽然觉得为了自己的婚姻让父亲

躲避有不安，但也只是想想便敷衍过去了。扭头看看父亲脸上少有的

喜悦和红润，并没有真要阻止父亲躲避那想法。时间一滑就到了第二

天，太阳一如往日地起将和照耀。地球也依旧匀速和平稳，就连门口

和村头的树，也都是今天和昨天一样儿，昨天又和前天一样儿。时间

成于时间又败于时间着。不过我们家，到底是不再一样了。我在几个

月前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了。从豫东到豫西，火车汽车地

朝夕兼程着，回村至家我要相看对象了。恋爱一炉火样暖着一隅人

世、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我。青春的孤寒与冷凉，也许会因为这次相

亲而豁然春暖着。春暖花开着。

委实是我人生史中的一个好日子。

姐姐把屋里屋外、桌上桌下打扫得能照出天阙和人影，使人间的

伦理、道德和利害，变得清晰透亮、黑白分明了。

母亲买完肉、菜在灶房忙得手脚不够用，把我四婶的手脚也给借

了来。

而父亲，早饭一过就躲到后院去。日光和收音机，是他生命的礼

03

物和血脉，日日月月伴着他。

到了上午十点多，也许十一点，总之不到正午对象就来了。媒

人是同村一个我应叫他叔的人，在另外一个乡里当干部，穿了一身灰

色制式干部服。女的是我们镇上商业门市批发部的批发员，是父亲退

休接班而成为“吃商品粮”的人——“有工作”这三个字不是指她有

人生事情做。“工作”的要义是她是"国家的人”，而非田野上的耕

种者，户籍属于城镇户口那一种，吃饭供给为国有“商品粮”。我们

是基于这样“门当户对”的。彼此在人生的前程上，中途都站在了同

一平台或者同一命运中转站。不仅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我这同村叔

叔是文学爱好者，读了很多书，在我家乡洛阳的《牡丹》杂志上发过

诗。而他介绍给我的对象也是文学爱好者，也在《牡丹》上发过诗。

我们三个都是乡村文学家。

“志同道合，有共同语言。”同村叔叔这样告慰我。记得他们到来

时，有孩子跑进我们家，大叫着“来了！来了！ ”后，被母亲和姐姐

把他们赶走了。赶走后果真就来了。叔叔行前，姑娘走后，在母亲和

姐姐的盛迎下，毫无拘谨地跨过我家大门槛，还边走边和叔叔讨论着

一桩镇上的事。然后是进屋、坐下，端着母亲很快煮好的荷包蛋，用

筷子搅着沉在碗底的白砂糖，还把她的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晃动

着。这一连串的悠闲和动作，很像我家接待过的下乡驻队干部到农民

家里吃“派饭”，当时让一直伴在边旁的我，有些哑然和不解，觉得

人家不是来相亲，不是准备揭开一场神秘、温馨而又轰轰烈烈的恋爱

04

史，而是临幸我家视察或调研，至于相亲恋爱那桩儿事，文件上没有

写，她的上级也没有交代她领办，于是就和她没有关系了。

事情就这样，我客人、仆人样站在屋子里，直到叔叔发现我一

直是站着，才“你坐呀” 一声让我坐下来。一场人生的恋爱也就这么

开始了，宛若大幕拉开后，出场的我是一段木头人。而对方，不是唱

戏的演员而是指挥木偶的牵线人。太阳是种金黄色。我内心是种淡水

色。门外的泡桐、榆树都已开了花，郁香味在我家院里无度地挥霍和

飘洒。鸡和鸭并不妨碍我的相亲与恋爱，可它们还是被母亲和姐姐赶

到哪儿了。且在这个节点上，姐姐和母亲，也都出门了，把偌大的院

子、时间、房屋、寂静一整儿地都给了叔叔和我和对象。能听到院落

外村街上走动着的脚步声。能听到被虫蛀的泡桐花，凌空飘落摔在地

上的砰啪声。

母亲给姑娘和叔叔的碗里各盛了四个荷包蛋，给我盛了两个荷包

蛋。十个鸡蛋祭品一样祭奠着我的相亲恋爱史。记不得叔叔是否吃完

了那一碗荷包蛋，但我把那两个吃完后，对象吃了一个就把碗推在桌

子上，说她不太爱闻土鸡蛋里的土腥味。然后我和叔叔就端着半空的

碗，出屋朝大门口的灶房送。到灶房叔叔对我说：“你看人家多大方,

你是军官你也大方些。”之后我们重又返回屋子里，叔叔推说有事出

去了，就把我和她留在了一场命运的遭际里。

恋爱开始了。

我的心跳得像锤子敲在石板上；像雷鸣击在田野上。

05

她那双深藏在浓密睫毛下闪闪发亮的灰色眼睛，友好而关

注地盯着他的脸，仿佛在辨认他似的，接着又立刻转向走近来的

人群，仿佛在找寻什么人。在这短促的一瞥中，伏伦斯基发现她

脸上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从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笑盈盈的

樱唇中掠过，仿佛她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不由自主地忽而从

眼睛的闪光里，忽而从微笑中透露出来。她故意收起眼睛里的光

辉，但它违反她的意志，又在她那隐隐约约的笑意中闪烁着。1 2

1. «安娜-卡列尼娜》第80页, 上海译丈出版社1989年8月版，草嬰译.

2. «鬣乱时期的爱情》开篇，南海出版公司2019年9月版，杨玲译.

这是安娜第一次在见到伏伦斯基时，托尔斯泰写出来的话。

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气味总是让他想起爱情受阻后的命运。2

这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开篇和一场久远爱情的开门声。

一切就这样原初着。

一切也就这样结束了。

阳光在院里如绸子落在水里样。鸡鸭不在了，麻雀替代了它们的

06

宠爱从院里跳到屋子里，公然在我们面前觅食吃。墙上几十年如一日

地贴着毛主席的像。像下几十年如一日地摆着我奶奶的遗像和爷爷褪

了色的黄牌位。家具无声，麻雀却有言。墙壁和墙壁上糊的旧报纸,

还有头顶用木板架在空中放粮食的杂物棚，都在昭示着乡村的历史、

现实和对人生的浪漫之想象。她总是跷着二郎腿。可我不喜她第一次

见面就跷二郎腿。

我们那时在沉默中说了这样几句话：

“你家的麻雀真胆大。”她有感而发道。

我笑笑：“你在《牡丹》上发过诗？ ”

她很骄傲地瞟了我一眼。

“我发过几个短篇和一个独幕剧。”我貌似随意地对她说，“都在

省刊和武汉军区的刊物上。”

“那有什么了不起！”她大声说了这句后，再次看看我，又开始

在半空晃着她的脚尖儿。我觉得她的跷腿和晃脚，把所有的时间占满

T,把空间占满了，没有留给我任何可说话的闲空和余地。时间和空

间，如是她的私产一样和我没关系。就这么默默沉沉到最后，是无言

说了提醒她的话，她见我总看她的二郎腿，才悄然止了晃着的腿，把

这条腿从另外一条腿上取下来，用盯视的目光看着我。

“我家穷得很。”我这样对她说。

她把目光收回去：“我知道。”

“我父亲有病你没听说吧？ ”

07

“听说了。”她又庄严正经地瞟瞟我，突然问了别的事，“部队还

会打仗吗？ ”

“不知道。”我把目光扫到另外某个地方去。

然后无话了。母亲、姐姐和媒人都从门外走回来，要给一对恋

人烧饭吃。中午吃了肉捞面。第一、第二碗，端给我的对象和媒人

叔。第三碗，端给一直在后院躲避着的我父亲。父亲在春暖中披着老

棉袄，脚边放着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放豫剧《朝阳沟》。他在听

着戏，吃着对象没有吃完的荷包蛋，见了我笑着问我道：“咋样儿？ ”

我朝着父亲摇了头。“为啥呢？ ”父亲惊着问。我犹豫一会儿：“她一

到家坐下就不停地跷着她的二郎腿。”

父亲想了一会儿：“那是大方一一公家的人。”

“是瞧不起咱们家。”我很直白地肯定道。

父亲又想了一会儿：“结了婚咱们分开过，你对她说我不连累你

们过日子。”

我想了一会儿如想了一年样：“再说吧。”这是我对父亲说的话,

也是对我人生爱情的犹豫和规划。几天后，我离家又回部队了。那时

部队一般请假都是包含路途不超一星期。回部队后我给她写了一封

信，半月后她回我一封信。之后我又给她写了第二封，二十来天后，

她又回我第二封。接着我又给她写了第三封，说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关

系不合适，我们就到此打住吧。人生总是有很多不得不在中途打住的

事。她接到信后便紧赶紧地给我回信说：“我没说不行是你先说的，

08

这儿我要谢谢你！ ”

一场恋爱也就这样轰然开始、淡淡结束了。来得快，去得快，颇

像田野上偶然吹来的一股风。最后要说的两件事情是，我一直说不上

来她长得好不好，一米六几的个，似乎皮肤有些黑，可那更为油黑的

头发反让她的皮肤润黑而动人，深藏着一股田野的力量和田野的美。

另外的一件事情是，那时的绿皮老火车，从我服役的河南商丘到豫西

洛阳城，很奇怪去时需要六个多小时，返回也是六个多小时。

人生来回的时间原来是相等的。

恋爱如盛开在那个季节中的泡桐花，美得宛若一场尴尬而壮观

的笑。

09